

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年的脚步已走远,我们却还沉浸在那段时光里,舍不得抽离。

你有没有发现,这些年,我们一边嘴上说着“年味淡了”,一边把春节过出了无数新花样?对于成年人而言,年味或许是一场关于记忆的怀旧;但在学生们的眼里,年味有着截然不同的模样。他们用目光好奇地打量,用双手参与,寻找那份独一无二的年味。

我的年味记忆

炒炊饭

◆九龙学校栖溪校区九(4)班 董心媛

晨曦甫露,鞭炮声就零星地响起来。我被这声音唤醒,躺在床上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香味——是奶奶在炒炊饭了。我就好大年初一这一口炒炊饭。

我披上衣服,悄悄走到厨房门口。奶奶站在煤气灶台前,背对着我。

灶上的铁锅已经烧热。案板上,配料早已准备妥当:豆腐干切成了细丁,茭白剥去了青衣,与腊肠、香菇皆切成片,包菜撕成小片,芹菜切成寸段。六样配料,六种色彩,整整齐齐地码在盘子里。

奶奶先将腊肠下锅,小火慢煸。油脂慢慢渗出,腊肠的边缘微微卷起,透明的肥肉变得晶莹,瘦的部分呈现出诱人的酱红色。厨房里立刻弥漫开一股甜润的酒香,这是腊肠特有的味道,是年的味道。

接着,豆腐干丁入了锅,香菇片跟着下锅,香气瞬间被激发出来,和腊肠的香味纠缠在一起。茭白片倒入时,发出“刺啦”一声脆响,白色的薄片在热油中变得半透明,边缘微微焦黄。

“醒了?”奶奶回头看了我一眼,脸上带着笑

意,“大年初一,要吃炒炊饭,一年到头都‘炊’气腾腾,日子红红火火。”

她把糯米饭倒进去,热气腾地升起,锅铲翻动,炊饭在翻炒中与锅里的各种食材充分混合。包菜最后下锅,绿色的叶片在热气中迅速变软,却还保持着脆嫩。芹菜段的撒入让整锅浓香多了几分清爽。奶奶用锅铲熟练地翻炒着,手腕灵活地抖动,糯米在锅里跳跃、翻滚,粒粒分明。

“好了。”奶奶关火,把炊饭装进一个大白瓷盘里。盘子里像一幅画:以金黄的糯米粒为底色,腊肠是深红的云霞,豆腐干是淡金的小块,香菇是黄色的碎玉,茭白是洁白的玉片。舀一勺入口,糯米饭外软内韧,嚼起来有弹性,腊肠的油脂浸润了每一粒米,咸甜适中;豆腐干吸收了各种味道,咬下去有弹性;香菇软糯……

奶奶坐在我对面,微笑着看我吃。“奶奶,你也吃。”我把盘子推过去。她摇摇头,眼角的皱纹像阳光下的涟漪:“我看着你吃,比我自己吃还香。”

这一刻我才明白,这份炒炊饭是年的颜色、年的味道,也蕴含着奶奶对我的爱。

剪纸

◆市四中七(8)班 瞿楚涵 指导老师 朱丽娜

妈妈的新年记忆,总围绕着郭爷爷的剪纸展开。

腊月的风刚吹过石塘渔港,她便攥着红纸,跑到郭爷爷家。郭爷爷剪的黄色,鼓着肚子翘着尾鳍,仿佛刚从东海跃出,那是妈妈心中最鲜活的年味。

后来,郭爷爷成了我的剪纸老师。

传统剪纸需先描样。我想剪渔船,画出来却像只歪鞋;想剪浪花,落笔却成了乱麻。每次都央求郭爷爷帮忙。我总盼着,把心里所想直接变到纸上。

剪韵更难。郭爷爷剪鱼,鳞片细密,他说这藏着“富足”,愿天天有余粮;剪浪花,起伏有致,他说这藏着“顺遂”,愿生活纵有起落,也能推船向前。可我练了许久,鱼鳞依旧大小不一,浪花还是歪歪扭扭。

郭爷爷从不在意,他总指着不规律的纹路说:“这些不完美里,藏着手的温度,藏着真心的祝福,还藏着温柔的光阴。”

除夕夜,我剪的鱼贴满门窗。年味,在这满室的红里,浓得化不开。

郭爷爷走后,妈妈成了我的剪纸老师。

今年腊月铺纸描样,妈妈递来手机:“你不是总想把心里的画面直接变成图样吗?试试AI剪纸生成器。”

我输入“石塘黄鱼”,几秒后图样跃然屏幕,比我琢磨三天画的还好。沿纹路裁剪,不到两小时,第一幅独立剪纸大功告成。

妈妈拿出一幅机器刻的剪纸,线条光滑,挑不出半点毛病。看着作品,想起郭爷爷的话语,我忽然明白,究竟缺少了什么。

妈妈说:“看着差不多,年味却淡了。AI能生成图案,机器能刻出纹路,却生不出指尖的温度。文化传承,要拥抱新技术,也要守住精神内核。若只在屏幕上滑动,那贴在门上的,不过是一张红纸。”

时光流转,石塘渔港变了模样:老屋变民宿,收款码取代了零钱袋。可腊月的风一吹,渔港的年味依旧围绕着剪纸展开。

家家户户的门窗上,依旧贴着艳红的剪纸:有老人剪的,歪歪扭扭却不失温度;有小孩用AI生成图样再剪的,工整却不失用心;也有机器刻的,在红火中添一份喜庆。

我终于懂得,年味藏在不完美的纹路里,藏在红纸流淌的温度里,藏在新旧相融的传承里。

红包

◆市四中七(8)班 江昕语

除夕的风裹着烟火气,轻轻拂过老家的屋檐。红灯笼高挂,红春联新贴,马蹄声似的爆竹声里,我们一家人聚到老屋,陪太婆度过团圆时刻。

刚进门,便听见太婆轻声念叨:“囡囡,看见我的老花镜了吗?”岁月在她脸上刻下深深的纹路,也让她的记性渐渐变差,总让人心里牵挂。

年夜饭前,外公悄悄告诉我们,太婆大半年做鞋花攒下的一千五百元钱不见了。我眼前立刻浮现出灯下太婆的模样:她佝偻着背,戴着老花镜,手指捏着细针,将线慢慢穿过小小的针孔。想到这里,心里又酸又涩。

满桌佳肴香气四溢,我却心不在焉。

“囡囡,来。”太婆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两个红包,轻轻递到我和妹妹手中,“这是给你们的压岁钱。”外公在一旁轻声说:“你太婆钱丢了,这压岁钱她天天揣在身上,就怕再丢。”

我捧着薄薄的红包,却觉得沉甸甸的,一个温柔的念头在心底悄悄生成。

饭后,我把自己的压岁钱凑成一千五百元,轻轻放进太婆的外套口袋,高声喊道:“太婆,您丢的钱找到了,就在口袋里!”太婆愣了愣,有些疑惑:“这不是给你的压岁钱吗?”

我笑着摇头:“您早给过我啦,这是您忘记放哪儿的钱。”

太婆捧着钱,数了一遍又一遍,忽然像孩子般笑开了花:“没错,就是一千五!找到了,终于找到了!”她高兴地走出门,和邻居分享这份失而复得的喜悦。马年的灯笼映着她满足的身影,温暖了整个小院。

我正准备收拾,却意外摸出一沓钱。原来,我的小心思早已被妈妈看穿,她悄悄把钱补回了我的口袋里。这去而复返的压岁钱,像一束暖阳,稳稳落在手心。

包包子

◆市三中八(12)班 林瑶淼

大年初四,我刚踏进太公的小院,就被一阵熟悉的香气勾住了脚步——奶奶和二叔婆正围在餐桌旁,指尖翻飞间,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肉包逐渐成形。

奶奶的动作娴熟得像在跳舞。她将醒好的面团揉得发亮,轻轻一拉,面团便顺着力道舒展成一根均匀的长条,粗细正好。紧接着,手起刀落,一个个大小一致的小剂子整整齐齐地排在案板上。擀面杖在她掌心轻快地滚动,一张中间厚、两边薄的面皮就铺在了桌上,像一片舒展的荷叶。二叔婆捏起面皮,舀一勺肉馅放在中央,指尖灵巧地一折一捏,三下五除二,一个大蒜头似的肉包就稳稳地立在了蒸屉上。

我按捺不住急切,小心翼翼地拿起一张面皮。我学着奶奶的样子,左手托住面皮,大拇指压住肉馅,右手将面皮往逆时针方向转动、捏合。可无论怎么努力,包出来的肉包要么歪歪扭扭,要么不争气地露了馅。奶奶瞥了一眼我的“作品”,眉头微蹙:“哎呀,别浪费面粉了,出去玩吧!”二叔婆却笑着把我包的包子轻轻放进蒸笼:“蛮好的,小孩子第一次包,都已经成圆了,这样子够好了。”妈妈也在一旁点头:“不错,比妈妈第一次包的要好。”

就在这时,三叔公提着菜篮子从外面回来。他一进门就看到了桌上的肉包,眼睛一亮:“淼淼,看我露一手!”他“唰唰”几下,一个包子就成形了,中间还特意留出一小口肉馅,像一朵含苞欲放的桃花。“怎么样?”三叔公得意地扬了扬下巴。

“吹什么牛皮!”奶奶在一旁拆台,“这面皮,厚得能当鞋垫了!”厨房里的爷爷听到动静走了出来,一眼就看到了我包的歪歪扭扭的肉包,笑着说:“淼淼包的呀?真漂亮,比你三叔公强多了!”说着,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。我不禁好奇:“为什么我们年年都要做包子呢?”奶奶说:“因为包子象征着团团圆圆,承载着人们幸福团圆的美好心愿,还寓意事业圆圆满满。”

一笼热气腾腾的肉包,既是家乡味,也是年俗里的美好祈愿。年味从来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,而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热热闹闹地做着同一件事。